

周英雄

漫談知識、價值與人文

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相當蓬勃，若干產業的發展甚至可以「勇往直前」四個字來形容它。再說近半年來亞洲發生金融危機，台灣的產業結構似乎毫未受損，顯示台灣的金融制度也有甚過人之處。儘管如此，台灣近來卻也事故頻頻，令人怵目驚心，而暴力事件無日無之，幾乎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有人懷念以往社會一片祥和，大嘆現在人心不古。不過問題很顯然已超越了泛泛而談的道德層面，而用唯心的眼光把治安寄託於過去，或寄望於將來，恐怕也都無濟於事。我們似乎應該用比較全面的觀點來看人文或人文關懷。一方面從知識的本質來反思，看看我們在認定知識的本質上，是不是發生了偏頗，忽略了若干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看看在落實教育的過程當中，我們是不是為了「效率」、「卓越」、「生產力」，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考量，因此要付出相當的社會成本，甚至文化成本？

知識的本質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知識。專業人士顧名思義講究專精，因此對其他範疇往往少有涉獵。事實上，世界上即使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客體，但這並不表示我的專業看法就是對的，其他的都不正確、不重要。所謂的學科(discipline)也不外是經過制度化的知識(institutionalized knowledge)，由政府或民間團體(如學會)制定有形無形內在的認證手續標準與程序來規範，與所研究的對象本身不一定可以劃上等號，也更難確定孰優孰劣。舉個例子，一個客觀現象現在可能從物理的觀點切入，成功較大，可是幾十年之後可能必須以化學的方法才能掌握其癥結。科學如此，人文就更不用說了。再舉一個例子，哲學追求形而上的後設意義，歷史希望鑒古而知今，並進而通古今之變，文學卻企圖透過文本的分析，來看現象不同的層次與感情的質感。這一切都說明了：不同的領域其實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產生的一種學術分工合作的模式。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好好思考這種分工背後的邏輯(或整體有機性)，並與當今的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配合起來檢討，看看學科的分野、配合是不是合理，合不合社會成本。



科技與人文的對話

不同領域的知識，探討途徑亦不同

當然，這並不表示探討知識的途徑純屬誤打誤撞，毫無章法可言。其他不說，科技的知識與非科技的知識本質不同，因此探研知識的方法自然有所不同。哈柏瑪斯(Jurgen Habermas)就認為知識分三類：一、經驗／分析的科學；二、歷史／解釋的科學；三、批判的科學。第一種知識企圖就探究的對象找出普遍的原則，作可靠的預測，並進而對對象加以控制。第二種知識想辦法對人類的各種活動加以瞭解，並進而進行溝通，而溝通循兩軸並進：就時間軸而言，人必須對過去傳統有所體認，方能承先啟後，並積極替自己找到定位，描繪遠景，不致為傳統所宰制，也能避免流於空中樓閣，不切實際的憧憬；就空間軸言，人與人之間差異極大，勢必要找到共同溝通的模式，否則社會必然失序，因此我們可以說歷史／解釋的知識具有高度的實踐意義，功用不亞於第一種經驗／分析的知識。至於第三類知識(即批判的知識)，它與個人關係尤其密切；人必須採取主動，進行自我身份認同，對傳統、社會抱獨立思考的態度，因此批判的知識有它積極的解放(emancipatory)意義。如果作粗淺的劃分，第一種知識屬科技探討的領域，第二、三種知識屬價值教育的範疇。前者側重技術(泛指廣義的方法，包括證偽的程序與標準)，重視控制與預測，不但本身明確可靠，大大提升了人對大自然的掌握，並進而促進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正因如此從十七世紀科學革命之後，西方的科技知識也就蒸蒸日上，不但取代了人文以往唯我獨尊的地位(如中古世紀的神學、十九世紀的文學)，甚至也滲透了若干社會科學的運作模式(如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計量方法)，有人甚至說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特別是各種社會契約理論)，基本上也多少繼承了科學革命的餘緒，希望將自然科學的詮釋模式應用到社會科學上面，而顯而易見，兩大領域(科學與社會)扞格不入的現象也在所難免。不過這並不表示這種作法毫無可取之處，上述社會科學的計量方法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相信大家對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作法以及它的影響也都很清楚。

相對而言，顧名思義，價值科學重視人格教育的養成，甚至希望藉此菁英教育模式，來培養社會與文化共識，促進人類之安和樂利。這種教育在以往同質性高的社團裡，顯然有其重要性，西方的哲王(philosopher king)與中國內聖外王的理念都是這種思想的延伸。不過話雖如此說，經過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衝擊，社會大一統的局面不再可能，而小眾群起，個人與社會甚至完全脫軌、疏離，人文教育的危機也因此逐漸浮現。而除了社會條件變遷之外，人文學科的基調近幾十年來也發生了相當鉅大的變化，以往人文追求的是普世的真理，不過近二十年來有人質疑這種作法，認為談真理，背後總不免要帶出誰的真理的問題，套句通俗的話，也就是見仁見智。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之所以風靡一時，與此質疑不無關聯，而這種詮釋的態度與程序正好也與人文價值思想的根本精神不謀而合；也就是說，人文思考沒有絕對客觀，絕對可以重複驗證的方法或步驟可言。有人說人文易學而難精，也有人認為人文不能傳授，根本原因即在此。

人文關懷 v.s. 教育

人文教育難處重重，可是人文到底是教育生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人終歸是社會

主題探討

動物，人與大自然的介面無疑也是科技思想的一大論題，所謂的生產力也無非是將大自然的能源轉換為社會資源或成員；再套句粗淺的說法，也就是把原始的事實(brute facts)轉化為社會的事實(social facts)。更何況我們目前的難題嚴格說並非人與自然的問題。(愛滋病、癌症當然屬於科學急待解決的瓶頸，不過比較棘手的恐怕是複製動物、複製人科技背後所帶出的社會倫理問題。)目前由於社會日漸分化，不同群體、個人相互之間似乎已經喪失了溝通的機制。社會的運作除了靠有形的法令規章之外，另需藉重文化的力量(此地文化界定為約定俗成，甚至不自覺的集體行為、思維)來確認、鼓勵。遺憾的是法令的制定與執行永遠落後於社會的發展，而受到利己思想的衝突，文化的角色也無可避免日趨式微。

說到此地不禁想起人文關懷與教育的關聯。我們如果把教育分兩個層次來談：最基本的功夫當然是技藝的訓練，其上是專業的教育。我們說過前者側重知其然，後者企圖讓我知其所以然。套個簡單的說法，前者養成實際的本領(literal competence)，後者的目標是培養專業的本領(professional competence)。而在這兩層次之上似乎還可以加一個新的面向，即知識的本領(intellectual competence)，表面上這種本領可以使工程師與畫家暢所欲言，交換兩人的思考心得或創作成果，從主持客體的關係來看，這牽涉到所謂主體互涉(intersubjectivity)的機制與技巧。換句話說，除了你自己擁有一套對事對人的看法之外，你還要試圖與他人溝通，並企圖說服他，希望他與你認同，甚至因而改變他的態度與行為。這種現象每個學域其實都已採用，比方說我們寫一篇文章，開宗明義總會先來個文獻評鑑(literature review)，表示你對學域的現況有全盤的掌握，不用再去發明車輪，不過更有意義的是，你對先行的學者科學家作了一番對話，加以品評一番，然後想辦法讓你的讀者相信你的研究有新意，而你的文章也因此夠格稱之為研究。行內自己的人需要做主體互涉的工作，困難往往不大(除非碰到典範轉換【paradigm shift】的轉折期)，可是我們說隔行如隔山，學文的人與學科學的人要促膝而談並不是那麼容易。從前科技未充分開發，兩者老死不相往來反而也無大礙，可是值此二十世紀即將落幕之際，任何科學與科技的發明在在都影響到人生的實際層面(例：資訊學域的發展遲早都會影響我們日常的生活)，而科技(尤其是大眾傳媒的擴散)更大拳破壞了傳統價值傳承與建立的章法，如非從人際的關係重新加以釐清，恐怕無助於社會秩序的重建。重建社會秩序並不光憑不同專業之間縱向溝通即可；更重要的是要社會不同層面的人或價值能互動、溝通。而教育也者，除了技能的傳授之外，另需培養學生溝通的能力，讓他們日後可以與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相互協調、溝通，這種通才的本領才是真正的人文關懷。要如何獲致這種通才的本領是個牽涉甚廣的問題，並非僅僅借助美化校園、廣施通識教育，或人文理工均衡發展即可，更重要的還牽涉到健全學術生態的養成問題，需要檢討的是如何把詮釋、批判與認定、溝通價值的本領重新帶進校園的生活裡。

(本文作者為母校人社院院長、外文系教授)

附註1：石之康，〈現代社會中價值教育為什麼會式微〉，周英雄編，《現代與多元：跨學科的思考》(台北：東大，1996)：175-176。

附註2：同上：184-189。